



《南巡纪道图》(局部)中的留智庙

□孙南邨

【史海钩沉】

明清时期德州曾有留智庙

明清时期，北京通往南京的驿道，在直隶景州（今河北省景县）与山东德州交界处，有一个地名留智庙，过往旅客常于此打尖、住宿，史料中多有文字记述。此地有说属于景州，有说属于德州，它究竟属于哪里？笔者查询史料后发现，留智庙属于山东德州。

《山东公路史》（第一册，人民交通出版社）“清代山东的官路和大路”一节中说：“根据《南巡盛典》卷九十三《程途图》，乾隆南巡经过的重要城镇是：自北京城向南由吴桥县留智庙（今庙镇——原注）进入山东省……”《南巡盛典》卷九十一又称：“自德州留智庙（当时属直隶景州，并非属德州——原注）至郯城红花埠交界，计程八百零二里。”这否定了留智庙属于山东德州。

明末，徽商程春宇《士商类要》记载了这条驿道德州至景州段：“……四十里至德州，安德驿，渡卫河，三十里至南留智，三十里至景州，东光驿”。南留智在德州北、景州南，位于安德驿和东光驿之间，相距各三十里。此书没有提及南留智属于何地，这给人们留下了思考的问题，南留智是否就是留智庙？有南留智，是否还有北留智？

清乾隆年间，江西商人吴中孚所著《商贾便览》中说：“南留智庙，人家大”；清同治年间官员周长森《北上日记》说：“刘智庙，逆旅清静，馔饮亦佳。”这又让人想到，南留智庙与刘智庙是同一个地方吗？

清代官修史志书籍有关于留智庙的记载，比如，乾隆十年《景州志·疆域》称：“南至南留智庙四十里山东德州界，抵州六十里”；其“官廨·急递铺”记载：“北留智，城南二十里；南留智，城南三十里”；其“乡屯·南留智庙地方”称：“城南四十里，辖村庄八”，其中有留智庙、梁家庄、老庄、南留智、南留智新街等，另有《留智屯地方图》标示其方位。由此可知，景州城以南，南留智、北留智皆有，南留智与南留智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，南留智庙位于（景州）“城南四十里”。此时，景州南部已有四个有关“留智”的地名，南留智、北留智是驿道递铺所在地，其间相距10里，南留智距南留智庙亦是10里。

乾隆三十五年刊行记载乾隆皇帝南巡的《南巡盛典》，卷九十一《程途》说：“圣驾南巡启銮经由东省（山东省）自德州刘智庙至郯城红花埠交界，计程八百零二里”；“圣驾回銮经由东省峄县韩庄至德州刘智庙交界，计程七

百三十二里”。这两处说得很明白，刘智庙属于山东德州。

《南巡盛典》还录有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时写于景州的《刘智社》考证诗：“古社界燕齐，旧名存刘智。闻昔吕思诚，令褚称循吏……”其中的“旧名存刘智”“昔闻吕思诚”见于《元史·列传·吕思诚》，如此说来，“留智”本是“刘智”。自从乾隆皇帝写了此诗，“留智庙”就多被称为“刘智庙”了。

乾隆五十三年《德州志·疆域》记载：“西北二十里至留智庙交直隶景州界，又四十里至景州。”1902年版《德州乡土志·地理》则说：“州之市镇：西北曰留智庙，通京师大路”；州之集场：“城西北留智庙二十里。”所记留智庙属于德州。《德州志·疆域·卫屯》有如下记载：“德州正卫立于洪武九年，左卫立于永乐五年”；正卫中左所“四屯即留智庙，景州归并德州”。也就是说，明清时期在山东德州设有德州卫，有正、左二卫，留智庙属于德州卫正卫左所。此留智庙即南留智庙，因其“人家大”，较为繁荣，名气亦大，有人即简便称之为留智庙。

路经此地的文人日记中也有关于留智庙的记录。比如，清乾隆二年初春，江苏镇江程穆衡随同“起复日讲官”钱太史进京，沿途记有《燕程日记》，其中二月二十一的日記说：“二十里南留智庙。庙祀碧霞娘娘，至此即离山东界……二十里至北留智庙，长班迎接，俱集于此。”《燕程日记》中记有南留智庙、北留智庙，间距20里；德州城至南留智庙亦是20里，“至此即离山东界”，似乎是说南留智庙属于山东。

乾隆三十五年五月，官员雷国楫自北京往南而来，他在《燕游日记》中说：“三十里景州……四十里留智庙宿……留智庙镇中有小桥，桥以北属景州，桥以南属德州，由此而南皆属山东。”“四鼓发留智庙，二十里黎明过德州。”由留智庙距离两州里程看，所记是南留智庙，直隶、山东两省以留智庙“镇中小桥”为界。

清末光绪二十三年，山东乡试主考官陆宝忠由北京来山东，其《使东日记》七月二十八日说：“十钟至刘智庙……将至行馆，德州牧钱祝祺、文巡捕徐良翰迎于道左，复到馆见，尖后即行。未正，渡运河，城守尉、参将、州同迎于道左，下舆见之。申初，到南关行馆，铺设尚好，钱牧、济南通判来见。”德州官员迎接刘智庙，并在此地为陆宝忠设有行馆，午餐后过运河，到德州城住宿。迎接京城官员，绝无到外省辖地之理，由此可知，留智庙属于山东德州无疑。

清代小说家吴炽昌笔记小说《客窗闲话》也有一篇《刘智庙》，说：“刘智者，不知何许人……至山左德州通衢之侧，有古刹存，其户毁垣倾，殿廷将圯，僧众皆散，智往以居而丐……至今相传百十年，凡历是境者，莫不呼之曰‘刘智庙’。”“刘智”的故事大约由民间传说得来；庙在“山左德州”是如实记述，没必要虚构。吴炽昌是南方人，但他长期生活在京津一带，而且北上南返，很熟悉德州近处水陆两驿属地状况。

上述清代官方、文人记述多可证明，南留智庙是直隶、山东两省交界处的一个村（镇），地属山东德州。乾隆年间《景州志》说它属于直隶景州，可能是因为德州与景州地方管理方面遗留的问题。

新编《德州市志》（齐鲁书社，1997年8月）记载：“1902年裁德州正卫，其军屯归并于就近各县，归并德州者计7所57屯。”1912年印刷的《山东全省州县自治区域图》，留智庙村仍属于山东济南府德州绎幕乡，村北即河北省景州界。

（本文作者为枣庄文史研究者）

故事里的沂蒙

头碗饺子祭英烈

在滚滚南去的沐河西岸，有一个古老而文明的村庄，村东有沙丘，东西有九条道路环绕，呈“九龙戏珠”之势，故而取名“珠村”，后因历代村民崇尚朱子儒学而更名为“朱村”。

朱村拥有自己的革命历史展馆，这在全国的村庄中并不多见，该馆是为了纪念“朱村自卫战”而建。这场战斗被正式载入《八路军战史》，当时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以《滨海区临沐我军击退千余敌寇进攻》《沐西人民以实际行动抬伤员送炸药奋勇参战》为标题，对朱村战斗以及群众劳军、临沐县争当拥军模范县的情况作了介绍。

故事还得回到1940年。那时候朱村是抗日堡垒村，中共临沐县委、民主政府常常驻扎在这里，因此，朱村就成了日伪军的眼中钉、肉中刺。这年底，八路军115师教导二旅四团进驻临沐一带。四团是一支很能打仗，而且有着拥政爱民光荣传统和优良战斗作风的部队。那些年，四团与当地军民并肩战斗，结下了深厚感情，群众亲切地称其为“老四团”，把他们看作最可亲近的人、最可信赖的靠山。当时有一首歌谣形容老四团与群众的鱼水情深：“红旗展，歌满山，滨海来了老四团；打鬼子，捉汉奸，军民并肩齐抗战，鱼水难分心相连。”

四团三营在朱村驻扎，朱村人民热烈欢迎，主动腾出房子、筹措军粮。从此县抗日民主政府大型会议和文艺演出经常在朱村进行。1942年10月，作家刘知侠在朱村演出之余，创作了《沐河的歌声》，这首歌吹响了临沐抗日的号角。此后，战地医院、伤病员、文工团也相继进驻朱村。

1943年冬，随着根据地逐渐扩大，四团三营离开朱村换防到了东岸顶子、月庄等地。这时的日伪军瞅准时机，想要利用除夕报复朱村。除夕凌晨，日寇从临沂、李庄纠集日伪军500余人对我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“扫荡”。先占领郭庄、曹庄，又向朱村进犯，在熟睡中的村民被枪声惊醒，慌忙起身，扶老携幼，紧急逃命。枪声传至沐河东岸的顶子村，八连连长鄢思甲马上集合部队跑步向朱村赶，不顾严寒，破冰涉水过河。此时，通往朱村的路上，背筐提篮、牵驴推车、扶老携幼的逃难群众乱作一团。可是，当看到紧急赶来的八连战士，群众惊慌的心马上镇定下来。许多人提高嗓门大声呼喊：“乡亲们，老四团来了！”“我们有救了！”

连长鄢思甲一边安排战士掩护村民撤离，一边率领战士们向敌人扑去，“轰轰轰”一阵手榴弹声，敌人被从天而降的八连打蒙了，伪军一触即溃，剩下几十个鬼子狼狈退出村子，逃至朱村王氏老林，妄图凭借参天大树和坟头作掩护负隅顽抗。在八连一阵猛攻后，吓破胆的鬼子丢盔弃甲狼狈逃至村西

南的一处洼沟里，鬼子见已无路可逃，妄图凭借武器优势做垂死挣扎。八连的勇士们向日军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，几百枚手榴弹扔向敌人阵地，把敌人炸得躲在小沟里不敢抬头。战斗打得英勇顽强，一排排长秦佳龙身负重伤被救出战场，一班长焦锡模立刻站到指挥的位置上，指挥战士继续战斗，他的一只胳膊被打断，仍坚持不下火线，直至牺牲。二排长徐之乐、三排长安吉然各带领战士向日寇发起猛攻。日寇又派出大量的增援部队，临沐县独立营和民兵在铁瑛政委的带领下赶来支援八连。

战斗越打越激烈，二排副班长张立才一枚手榴弹刚出手，身边一名战士就被冷枪击中，张立才怒火冲天，一跃而起，五枚手榴弹像丢沙包一样接连飞出去，炸向小沟里，敌人被炸得鬼哭狼嚎。投弹手郝红娃腿部负伤，刚刚包扎好就回来坚持战斗。连长鄢思甲被子弹打伤了脖子，呼吸困难，仍坚持不下火线，高喊“不要放走鬼子”，独立营铁瑛政委负伤后只是简单地包扎了一下，又回到战场。

经过6个多小时激战，敌人丢弃了几十具尸体仓皇而逃，而八连的24名战士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。朱村平安了，八连因为还有任务，就在群众不知情的情况下悄悄离开了。

第二天，也就是大年初一拂晓，乡亲们不约而同齐聚朱村王氏祠堂，手捧一碗碗热腾腾的饺子，他们大声呼喊着：“是八连救了我们，没有八连就没有我们啊！今天，我们第一碗饺子，不敬天不敬地，要敬八连牺牲的战士们啊，他们是我们亲人！”

自此以后，新年第一碗饺子祭奠英烈，就成了朱村雷打不动的过年习俗，一直延续至今。

朱村战斗后的第六天，村民将一面绣着“钢铁英雄连”的锦旗送到了连队。1944年8月，在山东军区战斗英模大会上，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沿袭这个称号，正式宣布八连为“钢八连”，从此钢八连名扬全国。如今，这面锦旗就陈列在朱村的村史馆中。

1983年，曾指挥朱村战斗、被授予“一级战斗英雄”称号的八连连长鄢思甲去世，因深念这片曾经战斗过的土地，生前叮嘱后人将其骨灰撒入靠近朱村的沐河里。

长期任老四团政委的吴岱在沐河两岸战斗了五个春秋，他的文章《沐河两岸军民鱼水情》中，有这样的句子：“长期的革命斗争，使我深深体会到，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，最大的拥政爱民，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用战斗来保卫人民政权和群众利益。那里的每一座山头，每一个村庄，每一条沟沟坎坎，都浸透着军民共同抗战的血汗，凝聚着军民鱼水深情。”